

女妖媚人案

译文
丛刊



女妖媚人案

译文丛刊

10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丛刊
女妖媚人案
【法】巴尔扎克 等著
方 平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375,000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1,000 册

书号: 10188·613 定价: 2.25 元

目 录

女妖媚人案

〔法国〕 巴尔扎克作 方 平译 1

机会

〔法国〕 梅里美作 王振孙译 62

洛迦诺的女丐

〔德国〕 克莱斯特作 袁志英译 100

缄口不言

〔德国〕 史托姆作 江 南译 103

杏革莉卡

〔德国〕 史托姆作 江 南译 166

路易丝姑娘

〔德国〕 托马斯·曼作 钱鸿嘉译 187

一个陶努斯农民的轶事

〔德国〕 楚克迈尔作 赵文伋 肖 章译 204

重逢

〔德国〕 西格斯作 韩世钟译 233

希金鲍萨姆先生大祸临头

〔美国〕 霍 桑作 黄志强译 298

舞伴

〔英国〕季洛姆作 杨九如译 311

大使阁下

〔英国〕毛姆作 俞亢咏译 319

楼上的人

〔英国〕沃德豪斯作 俞步凡译 346

航程

〔英国〕曼斯菲尔徳作 王蕾译 364

斯捷潘·鲁列夫

〔俄国〕巴仁作 侯华甫译 374

米莉娅大娘

〔南斯拉夫〕乔皮奇作 顾生根译 434

坎迪亚的末日

〔意大利〕邓南遮作 钱鸿嘉译 457

接吻

〔西班牙〕贝克尔作 叶茂根译 468

作者和作品简介

483

女妖媚人案

〔法国〕巴尔扎克

方 平译

013250

女妖真相

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本人耶洛梅·高尼叶受都尔大教堂圣莫里斯僧会之命，任异教裁判所主判，及教会公堂审问官；曾在大主教约翰·蒙梭罗殿前，审议都尔当地居民所投之状——彼等之状词载录于后。

兹于吾主降生一千二百七十又一年，传讯该教区之缙绅、市民，以及居户人等，关于妖精化身为美女的疑案，彼等乃作下列供词。至于该妖妇，以其民愤甚大，已由本教会收押在狱。

为查明所告是否属实起见，特定于十二月十一日，本礼拜一，望过弥撒之后，升堂审讯。除逐一听取一应证人之陈述外，并将提审该妖妇，将当堂宣读各人所作的证词，并就其被控告之罪状，严加审讯，并将援引“镇压妖孽”刑法条文，予以审判裁决。

坐堂问案之际，由饱学之士威廉·杜布歇在旁记录供词如下：

首先被提问者为都尔居民约翰，外号“扭胳膊”，领有执照，于桥堍广场设立招商客栈，以“鸢鹭”为标志。乃命令彼手按《新约圣

经》，凭其死后灵魂得救为誓，不许有半句谎言，必须就其本人亲身所见所闻，老实讲来。彼乃供述如下：

“依小的说，约于篝火辉煌的‘圣约翰节’^①大宴会之前的二年，小人遇见一位素昧平生的大爷，但视其仪表服饰，必属吾王陛下之廷臣无疑。当时他方从‘圣地’^②回国。他找小人相商，声言愿付纳一笔租金，意欲租借小人在圣爱吉昂纳方场邻近、坐落教会免役税地段、自建的一座别墅；议定租期九年，租费为三个上好赤金的东罗马金币。

“就在方才提到的住宅中，这位大爷安置了一个妖妖娆娆的小妮子，其形状模样，与妇女无异；周身装束打扮，乃是阿拉伯族和回回教徒的奇装异服。这位大爷绝不许外人窥视此娘儿，不问何人，一概不得与她接近，进入一箭射程的距离。^③但小人还是亲眼目睹地看到了她。只见她头插奇形怪状的羽毛，一双媚眼，似有火焰在燃烧，实万难形容，但觉得从其眼皮中闪耀出一片地狱的火光。

“这位大爷生前扬言：不论何人，如有敢窥探其新居者，有死无生。小人自然心惊胆战，赶紧离开那座住宅。时至今日，小人私下仍不免有所怀疑、揣测，因那个番邦女子实在不堪入目，妇人而如此与众不同犹如彼女者，小人生平实见所未见也。

“当时有好些身分不同的人士，都认为该大爷其实早已丧生，乃因那个俨然如妇女者（她想在我国安家落户）有种种魔力、符咒，有种种媚药，以及自有种种作孽的妖术，所以其两足仍能支撑其上身而不倒也。小人敢说，小人总是见到这位大爷，脸无人色，白里泛青，惟有复活节的大蜡烛差堪与之相比。“鹭鹭”客栈的上下人等全都知道：这位大爷当初来到本城，九天之后，即已落葬入土。又

① “圣约翰节”在每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② 指耶路撒冷，在“十字军东侵”期间曾一度为欧洲十字军占领。

③ 一射程的距离约为二〇〇——四〇〇码。

据这位大爷的马夫所言，死者生前，曾一连七整天，在小人的宅子内，紧闭房门，没日没夜地和这个摩尔女子干那颠鸾倒凤之事，没有跨出房门一步过。他本人临终之际，小人在旁听得，咒天骂地，说的正是这回事。

“如今有些人指控这个女妖所以能叫这位大爷落在她的罗网中，脱身不得，乃是因她披着一头长发，看来好不柔和温暖，其实能借媚术变成一片地狱的火焰，把基督徒紧紧困住，使彼等的灵魂终于被摄出其肉体，而落在撒旦的魔掌里。

“不过小人应得说，此事小人并未见到；所看到者，这位大爷，五脏掏空，骨瘦如柴，给他做忏悔的神父都请来了，还只想回到那个骚娘儿身边。直到这时才认了出来，原来这位大爷乃是彪埃衣老爷，曾参加东征的十字军。据本城有人说，他在亚洲的大马士革，或别的国家，遇上了这个女妖，从此就被她迷住了。

“后来小人因为租约上既有议定，便把自己那座房产留交给那个陌生女子享用。这位大爷既已身故，小人不免到自己的宅子去走了一遭，询问那个番邦女子，她是否打算在小人的宅子里住下去。费了好大周折，小人由一个奇形怪状、裸露上身，两眼白亮的黑人，引领到她跟前。

“小人因此得以见到那个摩尔女子：只穿着一件薄薄衣衫，正坐在铺着亚洲地毯的小室里，周身珠光宝气，金银耀眼，光彩夺目，异乎寻常。房中另有一位大爷跟她作伴，却不知其灵魂已万分危险矣。

“小人简直不敢抬眼望她，只因她那一双眼睛要煽动小人的热血，叫小人灵魂出窍，拜倒在她脚下。其实她说话的声音已直钻小人的心坎里、肚子里、脑子里，在那儿不住地颤荡，把小人闹得神魂颠倒。小人一看情况不妙，出于对上帝的敬畏，也出于对地狱的恐惧，当即拔脚就溜。小人那座宅子由它去吧，她要住多久就多久。

吧。一看见这个摩尔女人的肤色，浑身散发出一股迷人、害人的热力，有多么危险哪！——再加上那一双小脚，竟小得出奇，凡是一个真价实货的女人决不容许有那样一双不合法的小脚的；你再听听她那说话的声音，真是直钻你的心窝里！自从那天之后，小人再没有胆量闯进自己的产业，只是害怕得要命，唯恐将来要堕入地狱。小人所知道的，都已说了。”

接着把一个阿比西尼亚人（或者一个努比亚人，或者是一个埃塞俄比亚人）带上堂来，由该“扭胳膊”辨认。此人从头到脚，浑身漆黑，然而发现其缺少每个好基督徒、作为男子汉都应具有的那个话儿。已曾加以审问过，谁知他竟不肯开口，于是几次三番，把他用刑拷打，打得他叫喊连天，却十分顽固，还是不会说我们本国的语言。该“扭胳膊”认明该异教徒阿比西尼亚人即是在他房产中伺候该女妖精者，因此他大可嫌疑，当是该女妖精施行妖术的一名帮手。

该“扭胳膊”自称笃信天主教，并声明凡他所知道的，尽在于此——只除了一些人尽皆知的传闻以外；关于这些传闻，除了听说有这等事，实无从证明云云。

其次遵召上堂的是马太，外号“零敲碎打”^①。彼乃圣爱吉昂纳区一个干零活的。他手按《福音书》，当堂宣誓，句句都讲真话。之后，供称如下：

在那个番邦女子的居处，经常望见灯烛辉煌，日夜听到饮酒作乐和放纵淫荡的笑声，尤其在复活节、圣诞节前后那七八天里，闹得更厉害，好象满屋子都是人似的。他还赌咒罚誓地说，在冬天里亲眼看到这座住宅的窗边供着形形色色的花草，似乎凭着不可思

^① 原文为 Cognefestu.

议的魔力，竟抽出嫩芽绿叶来——尤其在下霜的日子，竟然开出了一朵朵玫瑰花儿；此外房里还供着本该在大热天才有的东西。不过说也不稀奇，只要想，那个番邦女子浑身散发出一股热力；有一天晚上，她挨着他的墙边走过，第二天早晨，他来到菜圃里一看，只见蔬菜一齐长出来了。又有几次，她走路时，裙摆儿碰到了旁边的老树，那些树木季节未到，竟然就抽芽吐叶。

最后，该“零敲碎打”声言此外别无所知，实因他一清早即外出干活，及至傍晚，鸡鸭归笼，此时他亦上床寻梦矣。

继该“零敲碎打”之后，传呼其妻上堂，亦令她作了宣誓，必须在堂上把她所知道的都讲出来。她口口声声只替那个番邦女子说好话，实因自从她来到此地居住之后，她的老伴对待她就恩爱得多。邻近有了这位好小姐，就把爱情布满在空气里，就象太阳的光芒射向四周一般……等等，说了一大堆不伦不类的痴话，吾等未便一一纪录。

接着又把那个未悉其姓名的非洲人带上堂来，让“零敲碎打”和他的女人辨认。他们曾经看见他在宅子的花园里，因此两人都一口说准他正是该妖精的手下人。

第三个上堂来的是梅莱地方的老爷哈杜昂第五。本判官恭而敬之地请求他把真情实况说与教会知道；蒙他当即答应，并以其英雄的骑士身分作证，凡是他所说的，全都是他本人所亲见的，于是乃作下列证词：

他是在十字军军伍中认识这一名女妖的，并在大马士革城看见那位彪埃衣骑士（现已故世）跟人拚个你死我活，要独占那个女子。当时那个小妮子——或是那个妖精——正是洛许·波采地方的老爷乔甫洛华第四骑士的身边人。听说，是他花了一笔钱，把她从都兰地方买来的——也不管她乃是一个回回教女人。军中的法

兰西骑士听说有这等事全都感到稀奇，^①等到一见之下，原来是这样一个绝色美女，更加惊奇了。从此军营之中就不得太平，闹得人仰马翻，简直不成体统。一路上渡海东征，就为了这个小妮子，枉送了许多许多好汉的性命——据那些暗中受她青睐的骑士说来，实在因为尽管女人有的是，却从没看见象这个小妮子那样逗人喜爱，着实有趣。他们一个个想把她弄到手，结果被洛许·波采一个个都送了性命。谁知到后来，洛许·波采又死在彪埃衣的剑锋下；彪埃衣就成了这个迷人精、害人精的大爷和主人了。他把她送进了一个修道院（或者按照回回教的风俗，送进了深闺）。

在这段行军的时期里，大家经常看到她、听到她在谈笑应酬的当儿，会讲好几种外国话，象拉丁王国里通用的希腊话、摩尔话，尤其是法国话，讲得特别好，就是那一伙基督徒中间最精通法语的，^②也及不了她，因此流传开了这一种说法，认为她乃是魔鬼派来的。

该哈杜昂骑士又自称本人在“圣地”从未为她拚刺决斗，实并非由于本性胆怯、冷淡，或是其他缘故，乃因为他想到把真正的十字架抢这么一片半片来的时刻已经来到。^③再说，他身边另有一位希腊的美娇娘伺候着。多亏有了她，使他逃过了这个生死关口，因为她霸占了他的心房，不分昼夜地把他的爱情的精华全都榨个干净，一丁点儿也不给他留下来，叫他再不能为别人分心，或是分出点儿什么来了。

该骑士继又向本官作证：在“扭胳膊”的别墅里居住的那个妇女，的的确确即是他方才讲到的回回教女人，从叙利亚来到了我

① 当时十字军东侵，就是去与信奉回回教（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作战，按理应该把回回教徒看作是基督徒的势不两立的敌人。

② 当时欧洲各国都有骑士参加十字军，这里当指来自法国以外的骑士而言。

③ 真正的十字架：当指一千多年前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当时的迷信观念，以为耶稣、圣徒的“遗物”具有神圣的性质，能医治百病，创造种种奇迹。

国；因为年轻的克罗华玛儿大爷曾有一次邀请他到她家里去吃半夜宵。七天之后，这位大爷即一命呜呼。据他的令堂克罗华玛儿太夫人所言，他的一生和他的一切都毁在那个妮子手里。这妮子缠住了他，把他的元气都给掏空了；她还会挖空心思地想出种种花钱的主意来，又把他的财产挥霍一空。

该骑士本是一个有身份、有品德、有见识、在我国又有威望的人士，因此本官接着请他谈一谈他对该女子有何看法。这件伤风败俗的案子关涉到基督信仰和神圣的法律，因此他必须拿出良心，在堂上讲真情实话。于是该骑士又作下列证词：

十字军里有一伙人曾经告诉过他，这个女妖不管搂抱在哪个男人的怀抱里，永远都是一个处女；还说，分明是魔鬼跟她打了交道，让她跟每一个情人相好，总是一块一尘不染的美玉。此外，那些醉汉们的蠢话还多着呢，反正象这一类话决成不了第五章《福音书》^①的。

他本是年纪一大把的老骑士了，对于前面讲到的那个女人此外又别无所知；哪想到上一回克罗华玛儿大爷把他请去吃夜宵，竟感到自己一下子年轻起来了。在酒席上，他只觉得这个妖精一开口，声音还没飘到耳朵，先已直钻他的心房，在他的身体内部激发起那么一股强烈的爱情的冲劲儿，使他本该血脉畅通的地方一下子都倒流了。幸亏他只顾把塞浦路斯美酒往肚子里灌，好借着酒力，叫自己两眼迷糊，再也看不清什么，并且让自己滚进桌子底下，免得再直盯着那位女主人的那双火辣辣的眸子，也免得为这个妖精把心都搞乱了，撕碎了；要不是这样，那还用说，结果他准会跟年

① 《新约全书》第1—4章，称为“四福音书”。所谓“成不了第五章《福音书》”，意即不可相信的胡说八道。

轻的克罗华玛尔决斗起来，为了好受用这个人间尤物——哪怕只有一刹那工夫也是好的。

那一晚动了邪念，之后，他曾在他的神父跟前做过忏悔，得到了赦免。他听从了上天的指点，回到自己的太太身边去修心补过，就此足不出户。

但是尽管他本想规规矩矩地做一个基督徒，谁知她那说话的声音偏偏一阵又一阵地在他的脑海里飘荡着；每到天亮，他往往就要想起这个就象地狱里的硫磺火那样散发出热力的妖精来。

该骑士申诉自己是个半死的人儿了，经不起她那火辣辣的一溜眼波，把他逗得象一个小哥儿那样热血沸腾，也经不起再害得他把生命中的琼浆玉露一齐往外喷射了；所以请求免了他和这位爱情的女王当面对质；还说，她如果不是魔鬼的杰作，那定是天父上帝善体世上男子的心情，对她格外的眷宠厚爱。

他作罢上述证词，又把堂上的纪录过目一遍，就退下堂去；在临走之前，还先让他证明，上述那个非洲人即系该妇女的听差和侍从。

第四个上堂来的，乃是一个叫做沙罗门·阿·拉斯希特的犹太人。事前，吾等先以本教会和大主教殿下的名义，郑重声明，决不把他拷打吊问，也不会施展其他威逼手段；他既是游码头、做买卖的商人，作完证词，以后便不再传讯，同时还保证可以当场放他回去，决无留难等情。

尽管他乃是万恶的犹太人，信奉的是万恶的犹太教，吾等还是听取了他的口供，以便对于上述女妖的一举一动务必弄个一清二楚。该沙罗门上得堂来，并未令他作任何宣誓仪式，因为他不属于本教会的子民，他乃是被我们的救世主用他的宝血隔绝开来的。

吾等讯问他：为何不遵守神圣教会和皇家的法令——头上不

戴绿帽子，衣服靠近心口的地方不佩黄色轮子？^① 该沙罗门乃呈上一纸，乃是皇上的豁免特许证书，并经都兰和波华都两地的皇家总管认可者。

于是该犹太人声称：居住在店主东“扭胳膊”的宅子里的小姐，乃是他的一位大主顾。他曾卖给她多枝形金烛台，都是镂工极为精细的，朱红的银盘，镶满宝石、翡翠、红玉的杯子，还曾替她到东方诸国广为采购珍贵的衣料、波斯地毯、绫罗绸缎，细洁的亚麻布，等等——总之，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即使基督教王国里的王后娘娘也不能夸耀她的宫廷里陈设得那么富丽堂皇，那么珠光宝气。她前后支付给他三十万金镑，在他手里购买了许许多多世上罕见的物品，象印度的奇花、鹦鹉、鸟羽、香料、希腊美酒、金刚钻等等。

本审问官乃追问他：她有否从他手里得到过用邪术炼制的媚药，初生婴儿的鲜血，巫术书，以及诸如此类妖巫所需用的一切东西；容许他尽管说就是了，本教会决不向他查问追究。

该沙罗门凭他所信仰的希伯来宗教发誓：绝无此事；声称他乃是王宫侯府进出的常客，岂肯做这样下流的买卖。他的主顾都是有财有势的王爷，象蒙斐拉侯爵，英格兰国王，塞浦路斯及耶路撒冷国王，普罗旺斯伯爵，威尼斯贵族，以及许多日耳曼的大爷；在他名下拥用各式各样的外洋船舶，并且得到苏丹的特许，可以进入埃及，他买卖的都是金银等贵重物件，因此常要到都尔市场来兑换。

此外，他声称那位受审查的小姐乃是一个最有情义、天生地造的女人^②。她那一双纤纤素手，那一对可爱的小脚，他还从没看见

① 当时欧洲天主教国家歧视犹太民族，规定犹太人必须在衣服上佩一定颜色的标志。

② 天生地造的女人(*femme naturelle*)，意即并非妖魔的化身，她不是变幻成形，是货真价实的女人。只有一个愚蠢的时代才会产生它所特有的那种愚蠢的语言。

过有那样小巧玲珑的。外界谣传她其实是什么妖精魔孽，激起了他荒唐的梦想，加上他自己为她的美貌所倾倒；所以有一次，趁她没有郎君作伴的当儿，他凑上去说，有意和她做个相好。承蒙她很乐意地允许了。自从那一夜之后，尽管他一直感到他的四肢百节都松弛了，他的五脏六腑都挤坏了，可是他并没象人家所说的那样，一旦上了她的钩，休想再有脱身的日子。他当初就是甘心象铅块落进炼金方士的坩埚那样落进命运的掌握。

听该沙罗门所说的一番话，即足以充分证明，他跟女妖乃是素有往来的，否则岂有基督徒一个个送终的场所，而唯独他竟能安然无恙的道理？乃因既出给安全文书于事前，故仍然发放了他回去。该犹太人于是呈上关于该女妖的禀单一纸，声言本教会如将该幻变成女身者判罪，处以活活烧死的火刑，他愿意奉献一笔巨款作为她的赎金；目前正在添造中的圣莫里斯教堂，如用这笔款子，则楼塔中最高的楼塔当可以建成云云。

本官当即记下一笔，该禀单当于本教会神父召集会议之时递交上去。该沙罗门临行之时，不愿将其居住地址留下，仅谓本教会如有决议，经由犹太会堂的一名犹太执事，名叫托比亚·那当纳者转交即可。该犹太人退下去之前，先把非洲人押上堂来让他辨认，他认明该非洲人即是女妖的侍从；并谓回回教本有阉割奴隶的风俗，以便用以看守后院的妻妾，这亦是古已有之的习惯，试读君士坦丁的将军那赛士或他人所著的俗史即可知矣。^①

第二天早晨，做罢弥撒之后，请上堂来的乃是大贤大德、众所敬仰的克罗华玛尔太夫人。太夫人凭着神圣的《福音书》起誓之

① 那赛士 (Narsès 478—568)，东罗马帝国将军，受过阉割。俗史 (historiens profanes) 是“圣史”的对称：后者专记《圣经》上的历史，前者是一般的历史记载。

后，便珠泪滚滚，向本官诉述她亲手埋葬她的长子于地下的情况。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迷恋上了那个女妖精，把性命都送了。这位年轻的大爷临死的当儿，才只二十又三岁，长得气宇轩昂，仪表出众，一脸胡须又极有样式，活象他那故世的老太爷。他本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在九十天工夫里，眼看他人儿一点点枯萎下去。人人都说他是给晓暖路的那个狐狸精施展房中的媚术，败坏了身体。她做母亲所告诫他的话，她这个儿子只当作耳边风。到后来，他剩下没有几天好支撑了，只见他好不可怜哪，就象管家的在打扫屋子时，从壁角里扫出来的一条干瘪的僵虫。可是只要他还有点儿气力挪动脚步，他就挣扎着要往那个天诛地灭的女人那儿跑，好把他的性命结束得更快一些。他的银箱钱包也是在那个巢窟里掏得空空的。

最后，他一病不起，自知生命的大限已在眼前了，他又是破口大骂，又是诅咒，又是恫吓，也不分青红皂白，冲着他自己的姊妹兄弟、自己的亲生母亲，还当着他的神父的面，把一连串最伤人的难听话都倒了出来。连上帝他也不认了，情愿死后下到地狱去，永世不得超生。^①

一家亲人在旁边看得好不伤心，为了要拯救他的灵魂，把它从地狱里拖出来，规定每年按时向大礼拜堂捐献两台弥撒。为了好把他的尸骨安葬在圣地上，^②又许下愿心，在今后一百年之内，年年每逢复活节日，大小礼拜堂所需用的蜡烛^③都归他家承当。总之，除了德行高深的洛埃·波方丈所听得的那些亵渎的邪话之外，从玛慕斯蒂修道院来的修女（她是来替克罗华玛尔男爵料理后事

① 这位太夫人不便明言，她那宝贝儿子临终的时候演了一场活剧：吵闹着非要回到那个“狐狸精”的怀抱里不可，拒绝忏悔，宁可死后下地狱。

② 圣地：指教堂附近的坟地。凡非教民，或是教会认为灵魂堕落的人，不准葬在“圣地”。

③ 指复活节用的大蜡烛，供在圣坛两旁，可以从复活节前点燃到基督升天日。

的)证明从未听到死者有一言半语说到那个把他断送了的妖精。^①

说完这些,那位大贤大德,众所敬仰的太夫人就悲悲戚戚地退下堂去了。

休息过后,第六个叫上堂来的是杰克娣,外号叫做“油腻腻”,乃是个专替几个大户人家在灶房里洗碗盥的女仆,现在鱼市场居住。她先宣过誓,句句说的都是真情实话,于是作下述供词:

有一天,她来到那个女妖的灶房里,——她并不怕那个女的会拿她怎么样,因为知道她只找男的供她取乐——因此有机会在花园里看到这个女妖精,服饰打扮十分华丽,陪着一位骑士一起散步,还对他发出一串串的笑声,就象个天生地造的女人。

接着她就认出这个妖精来,原来她跟当初洛许·高篷地方的伯爵、都兰和波华都两地的皇家总管勃鲁恩大爷(现已故世)送进莱格里涅尔圣母院里当作一名修女的摩尔姑娘竟长得真正是一模一样。这个摩尔姑娘被送到供奉救世主的圣母娘娘——圣处女的宝像的修道院里,这句话已有十八个年头了。这一段时期正当都兰地方情况混乱,因此并无有关记录保存下来。当时那个被埃及人拐骗的小姑娘年约十二岁光景,本该绑到火刑柱上活活烧死,后来叫她接受了洗礼,才算把她救了下来。给这个地狱的女儿做教父教母的就是那位已故世的大爷和他的太太。

这个上堂来作证的妇女自称当时正在修道院里充当洗衣妇,所以还记得这个摩尔姑娘进入修道院二十个月之后就逃跑了,简直是神不知鬼不觉,到底是怎么给她逃跑的,大家始终莫明其妙。当时谁都认为她是靠魔鬼帮的忙,从天上飞出去了;因为把修道院里里外外都勘察遍了,却找不到一点儿她逃跑的痕迹,什么都是好

^① 这里写得很含蓄。细心的读者自会想到:为了证明死者并未提到那个摩尔女人,这位太夫人又向修女许了多少愿心?